



小海

丹 江



小·河

丹 江

安 徽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1975·合肥

小 闯
丹 江 著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frac{1}{2}$ 字数: 70,000

1974年2月第1版 1975年9月第2版

1975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00,001—350,000

统一书号: R10102·620 定价: 0.28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作品反映的是一九四三年发生在淮北平原上的一个抗日斗争故事。

作品的主人公小闯，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抗日根据地的儿童团团长。在激烈的武装斗争中，他英勇机智，胆大心细，敢想敢闯。你看：在红石山上我军民急等情报、而地下交通员又被捕的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智入虎穴，搜探情报。在狼窝里，几经周折，机灵地接近了被捕入狱的交通员老郑叔叔，获得了情报，清除了叛徒，使战斗取得了胜利。小闯的伙伴小星、秋霞、淮生等人的形象也活灵活现，叫人喜爱。

小闯等小英雄们的英雄行为不是天生的。他们是在革命前辈的带领和教育下，在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的。

作品故事生动，情节感人。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个较好的读物。

目 次

一	紧急任务	(2)
二	黎明之前	(16)
三	漫漫长夜	(28)
四	智闯虎穴	(41)
五	烈火熊熊	(57)
六	刺刀尖下	(69)
七	巧渡难关	(89)
八	狭道相逢	(107)
九	号声嘹亮	(124)

古老的淮河，经过漫长的冬眠苏醒了，黄色的浪涛，翻滚沸腾滔滔向前，冲进洪泽湖，作了短暂的盘旋，然后甩尾东下，直入大海。

这是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抗日战争已进行到第五个年头。日、蒋、伪三股势力合流，几百万敌军同时出动，分割、围攻我各抗日根据地。民族存亡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根据地的人民怎样对付这个严重的局面？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在关心着啊！

在淮北平原路东根据地的西南角，有一个韩家庄。这个村庄有一百多户，门前紧靠洪河。顺着河堤向西，不到八里，河对岸就是杜集镇。村后西北角是一片树林，林子里有一座古老的小庙，顺着小庙向东北走，不到十里就是红石山。

韩家庄，这个依山傍水的村子，是我解放区的一个前哨阵地。也是一把刺向敌人的锋利钢刀。日伪军曾几次想占领它，征服它，但每一次都遭到我解放区军民的迎头痛击，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现在，又一场激烈的、惊心动魄的武装斗争，即将在这里展开。

— 紧急任务

一个晴朗的早晨。河堤上的柳树行，象一团团绿色的云烟，在春风中轻轻地飘动。绿树丛里，一两树杏花开得正旺，象朝霞一样灿烂夺目。

韩家庄东头两间茅屋的门前，民兵队长韩庆武，叉开两腿，骑在长木板凳上，弓着腰，两只手掌着一个手拉钻，正在用力地给羊角号钻眼。身旁放着一杆大枪，一把铁锹。另外还有一位才十三岁的娃子，撅着屁股，用两只小手牢牢地握着羊角号，帮助民兵队长使劲。

这娃子名叫小闯，是韩庆武的儿子，也是韩家庄儿童团的团长。

“呼——呼！”钻杆在飞快地旋转。

“哧——哧！”钻头在低沉地嘶鸣。

“快了，快了！”因为小手用力，脸蛋儿努得绯红的小闯，为爸爸鼓劲。

韩庆武不说，也不笑，一手掌钻，一手拉弓，沉

着、稳重，很有节奏地用着力。钻呀，钻呀，银光闪闪的钻头，已经钻到羊角里面去了。蛋黄色的粉末，簌簌飞到小闯的手上。

“噗！”

韩庆武抬起头，直起腰，笑哈哈地举起手摇钻。羊角号被穿通了，亮晶晶的小钻头，从这一边透到那一边，露出一个小尖儿，闪闪发亮。

“通了，通了！”小闯高兴地跳了起来，从口袋里摸出一段红丝绳：“爸爸，快拴上。”

韩庆武接过红丝绳，对准羊角号上的眼眼，穿过去，挽上扣，又打了一个蝴蝶结，向小闯的脖颈上一套，含笑道：“好，这一下就象个小号兵啦！”

小闯穿一件浅蓝色对襟粗布小褂。腰束一根皮带。皮带里还插着一只木头制的小手枪呢。羊角号在小闯的胸前晃悠了两下，稳定在第三颗纽扣上，象一个金色的月亮，美极了。

小闯挺起胸脯，右手抓起羊角号，一扬脖，拉出一个要吹号的姿势。当羊角号刚刚接触了嘴唇，他的眼珠儿转动了一下，象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事，立即把羊角号从嘴上取下来：

“爸爸，上一回，可是吹的这种号？”

“哪一回呀？”韩庆武说着便背起了大枪，握起

铁锹。

“打仗那一回。”

“哪一仗呀？”

“打死伪军副司令，胡坦斋。”

“噢。”韩庆武笑了：“那一回，就是吹的羊角号。”

“爸爸，跟我讲讲那次打仗的故事吧。”

“指导员上罢课，我还要领着民兵队练武。有空再给你讲。”

“爸爸，还是下雪天你就说：等有空给你讲。现在，杏花都开了哇！”

“好，再给你讲一回。”韩庆武往板凳上一坐，把小闯拉到身边，开始讲那段战斗故事。

那是去年秋天，伪军副司令胡坦斋带领一队人马来抢粮。他的胆子可大啦。因为没出发之前，他派人来摸过情况，知道新四军的主力部队都到洪泽湖边休整去了，他想趁这个空隙捞点油水。太阳已经偏西了，那些家伙把东西也抢足了，才大摇大摆往回走。他们把民兵队和地方武装力量，根本没放在眼里。可是韩家庄民兵队，早与县大队取得了联系，集中了三十多条枪，由李连长带着，悄悄地在公路旁边的松树林里埋伏好了。第一队人马过去了，民兵队没有动；第二

队人马过去了，民兵队还没打；第三队中有个副司令，骑着白马，挎着洋刀，正在大大咧咧地摆威风呢。早在松树林里准备好的李连长，看准时机到了，把大手一挥：“冲哇！”大伙一阵风冲了上去。“呜嘟嘟！呜嘟嘟！”雄浑有力的羊角号吹响了。“轰！”几十颗手榴弹在敌群里爆炸了。“砰砰砰！”“哒哒哒！”长枪短枪，一齐打响了。那位副司令，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就一头栽到马下，断气了。伪军一见司令被当场击毙，又不知新四军来了多少，吓得亡魂丧胆，只顾四散逃命。仅这一次伏击战，民兵队就缴了三十多条枪。

故事讲完了，可是小闯仍然瞪着虎势凌凌的大眼睛，还想听下去。他多希望能象爸爸那样，参加那样的战斗，缴获一支小手枪，挂在腰里，那该有多好。到那个时候，他就把这支玩得全身发光的小木头手枪收起来了。

小闯见过许多新四军，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县大队的李连长。他穿着一身灰军装，硬挺挺的帽沿伸在额头上，风纪扣总是扣得整整齐齐。那神气，那架势，那步伐，多带劲呀。

“爸爸，”小闯很自信地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当个新四军。”

“噢。”韩庆武爱抚地望着儿子：“你可知道，为什么要当新四军？”

“打鬼子呗。”

“打鬼子又为的是什么呢？”

“你不是说过嘛，要解放全中国。”

“全国解放以后呢？”

小闯瞪着一双大眼，答不出来了。

“闯子，”韩庆武抚摸着小闯的满头黑发，亲切地说：“共产党，新四军，打鬼子，解放全中国，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小闯轻轻地念着这几个字。

“在那个社会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全体劳动人民，都过着幸福的生活……”韩庆武以激动的心情，讲述着在上党课时听来的那些鼓舞人心的道理。

这个美好的社会，什么时候才能到呢？小闯望着那洪河大堤上，在徐徐地移动的桅杆尖儿，凝神地思索着。

“爷儿俩，这是干什么呀？”

韩庆武回头一看，妈妈搬着一架纺线车，从房子里走了出来，放在向阳的地方，一面纺线，一面笑着说。

“妈。”韩庆武笑望着老人家：“小闯说，长大

了要去当新四军。”

“奶奶。”小闯也高兴地抢着说：“爸爸说，将来咱们要……”

“呱哒、呱哒、呱哒！”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断了小闯的话。三个人同时向河堤上望去。只见一个新四军战士骑着一匹火红的战马，穿过大堤上的柳树行，飞奔过来。

“是谁？”

没来得及询问，战马已喷着热气，来到面前。

“唰”地从马身上跳下

一个人来。这人

身穿灰军装，

腰挎盒子

枪，精神

抖擞，步

履轻捷，



举止稳重，看样子全身都是劲疙瘩。

“李连长！”三个人，几乎是同声喊着跑了过去。

李连长拴好马，擦着脸上的汗水，大踏步走了过来。从他严峻的表情，韩庆武已经看出来，李连长这次来韩家庄，很不平常。

“老韩，指导员呢？”李连长用他那洪亮的声音说。

“在给民兵上课。”

“在哪？”

“村后，柳树林。”

“闺女，快去喊指导员，说有急事。”

“是！”小闯飞快地向村后柳树林奔去。

在往常，李连长一来，总是笑哈哈的，见到小闯和儿童团员们，不是教大伙唱歌，就是讲战斗故事，有时还领着大伙做游戏呢。今天怎么了，是什么急事？

高大的红石山，离村子只有十多里路。那彩色的石块，半山坡绿葱葱的松树林，还有那石头缝里、红土岗上的嫩草棵儿，在春天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鲜滴滴的。再往远处望，就是蓝蓝的天空，飘着几片白云。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从绿麦地里，飘来一阵歌声，嗓音是那样清脆。打个眼罩望过去，噢，是小秋霞领着几个小姑娘在麦地挖野菜哩。

小闯忽然觉得嗓门痒痒的，真想奔过去，跟她们合唱一段。真要命！小秋霞又在唱《小小红缨枪》了，这是小闯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呵。他情不自禁地用小手打着拍子，轻轻地哼起来：“红缨枪，红缨枪。枪缨红似火，枪头闪银光。站岗放哨查路条，坚决把日寇汉奸消灭光……”由于高兴，身子晃动起来，羊角号也跟着跳舞，一下碰到手上。小闯一把抓住羊角号，唱歌也停止了。嗨！不行，李连长找指导员，有紧急任务呵！

紧靠交通沟，村子后边就是一片柳树林。在通往柳树林的小路口上，站着一个小家伙。他怀里抱着红缨枪，手中捧个小书本，手指头划着书上的字，正在认真地读着：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这个小家伙，就是儿童团员小星，是小闯的好朋友。小闯悄悄地走到小星身后，从皮带里拔出木头小手枪，顶着小星的脖颈：“不许动！”

小星一抖神，抓紧红缨枪，扭头一看，是小闯。又高兴地笑了。

“闯哥，羊角号制好了？”

“好了。”

“嗨，真漂亮！”小星爱慕地把羊角号捧在手里，
“让我吹一吹好吗？”

“不行，咱们是小号兵，要守纪律。”

“什么时候可以吹？”

“练号，在每天天亮的时候。”

“好，明天我一定起早。”小星放下了羊角号。

“指导员呢？”

“在树林里。”

“李连长来了，喊她有急事。”

“可是要打仗？”

小闯心中也无底，但仍神秘地说：“再等一会，
我就可以告诉你啦！现在，好好站岗放哨！”

小闯离开了小星，走进柳树林。

三十多个民兵，整齐地坐在草地上。刚抽出叶片不久的柳树枝，象一缕缕绿色的丝绸在头上舞动着。每个民兵战士都背着枪，身旁放着劳动工具，有的还捧着笔记本，记着笔记。指导员冯英同志，把短头发塞在军帽里，腰扎皮带，身背短枪，真比男同志还要威武。她手里提着一只布鞋。这鞋是蓝粗布帮，厚厚的千层底。小闯一看就知道，这是奶奶亲手给爸爸做



的。

“这是一只很平常的鞋。”指导员很认真地对大伙说：“可是，庆武同志就用这只鞋，背在身后，当手榴弹，大喝一声，缴了敌人几支枪。这是什么原因？”指导员那对扑闪着长睫毛的大眼睛，望望每个人的面孔：“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民兵队士气旺盛，打得勇猛，一开始就把伪军的司令打死了，敌人成了无头的苍蝇；从老韩同志来说，他有强烈的阶级仇、民族恨，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必胜的信心，旺盛的斗志。这件事，生动地说明一个真理：**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小闯很想继续听下去，可是，他想起了李连长交给的任务，不得不走上前，轻轻地扯了扯指导员的衣袖：“指导员，李连长来了，有急事！”

“在哪？”

“门前，老榆树下。”

冯英把民兵队作了安排，便直向老榆树下走过去。

小闯想起来，李连长跑了很远的路，灰军褂汗湿了半截，一定渴了，要给他送点茶去。于是他离开柳树林，便向家里跑去。奶奶已经把开水烧好了，正在

向茶壶里灌呢。

“给我。”小闯上前接过茶壶，又找了两只碗，提着向外走。刚走到门口，又转过身轻声问，“奶奶，会不会又要打仗？”

“先别问，快把茶送去。”

小闯点了点头，很快来到老榆树下。李连长正与指导员和爸爸在说话哩。小闯一面倒茶，一面细心地听着。

“敌人纠集十多个团的兵力，从南北两路进攻洪泽湖。”李连长的声音很低，但是每个字小闯都听得很清楚。果然不错，又要打仗了！小闯多希望亲自参加一次战斗，多希望亲手缴一支小手枪呵！他很激动，又警告自己：要沉住气，要盯住爸爸。上一回打仗，爸爸硬要小闯带着儿童团躲到红石山上去。这一回，说啥也不干了。小闯知道，只要能跟爸爸在一起，准有打仗的机会。这件重要的事，他很想找小星等小伙伴商量一下。可是，他又舍不得离开这儿，他很想听听李连长还要说些什么。小闯把一碗开水，送到李连长手里。

接着，李连长说到全世界的大事了。有些话，小闯还听不大懂，他断断续续地听到什么，希特勒那条疯狗，快爬不动了。日本法西斯被包围，陷到人民战